

互联网场域下女性球迷的类仇恨言论遭遇与性别认同失调

吕缙萦 孙蓉蓉 黄洁莹

摘要：女性球迷的数量和影响力逐渐提升，随着互联网和数字化的不断延伸，她们的线上球类兴趣实践活动也日趋活跃。但在此过程中，女性球迷却产生了自我性别认同的失调。多样化的互联网既丰富了女球迷的参与场景，也使性别议题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公开性等特征，针对女性球迷的类仇恨言论在传播场域中不断发生。通过对女性足球迷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女性球迷遭遇的包括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等的冒犯性言论一定程度造成了女性球迷的性别认同失调，在失调后，她们通常会采取消极回避或积极调整的策略进行性别重构，但球迷网络圈层的类仇恨言论环境和女性球迷性别认知失调的改善不能仅依靠个人的努力，互联网同性趣缘组织、监管机制以及整个足球文化的转变都至关重要。

关键词：女性球迷；性别认同；认知失调；类仇恨言论

随着球类运动的普及，女性球迷的数量在我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她们的线上线下兴趣实践活动也日趋活跃。在线下，她们活跃在球场上与观众席。在线上，她们是社交媒体球类运动言论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过球迷文化一直以来呈现出明显的男性化特征，女性球迷在社交媒体传播场域中所遭遇的性别歧视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特别是其中的类仇恨言论更是成为女性球迷的普遍经历。有关女性球迷的研究尚未给予这一问题以足够的关注。本研究将采取女性的主体视角分析类仇恨言论带给女性球迷的影响，揭示女性球迷在自我性别认同中面对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并期待最终贡献于一个良善传播场域的建设。

一、文献综述

（一）女性球迷研究：多关注线下歧视行为，少关注女性个人体验

女性球迷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尽管如此，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关注^{[1][2][3][4]}。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足球俱乐部的女性球迷数量——被称为体育爱好者的“女性化”——一直在稳步增长^[5]。这一增长是由妇女解放和体育商业化所推动的。在一些欧洲国家，女性球迷占到体育场球迷总数的 30%^{[6][7]}，已经成为足球观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应该被认为是足球场上的重要角色。但在足球文化中，女性球迷更容易受到弱化、刻板印象和歧视，且遭遇着来自外部的打压。互联网可以让体育运动的女性粉丝表达主流之外的另类观点，并与其他女性粉丝建立联系，而与线下场域类似，这些女性粉丝的身份和做法在体育的主流对话中常常被忽视^[8]。

先前的研究已经将体育迷（特别是高度对抗性运动，以足球迷为主）确定为一个高度男性化的领域。因此，对女性球迷的研究，其重点就放在了对歧视行为如何发生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中，男性优越感和性别等级制度得以延续和复制^{[9][10][11][12]}。足球迷传统上是一种父权制度，它有效地服务于男性霸权的再生产，几乎不给女性空间，因为女性特质被构建为性征服和身体自卑的对象^[13]。体育世界被认为主要用男性的目光来将女性球迷定义为“不真实的（inauthentic）”^[14]，“狂欢的（carnivalized）”^[15]，“过度性化的（over-sexualized）”^[16]，或“非女性化的（defeminized）”^[17]。从“得分被描述为性行为”和“失败的团队被比作女性（更准确地说是阴道）”可以看出，性别歧视的象征是传统球迷文化的一部分^[18]。由于男性在露台上扮演霸权角色，他们设定了女性可以出现在露台上的限制和定义，如“装饰品（ornaments）”、志愿者、有资格的成员。女性往往被污名化为从属的“旁观者（spectators）”，而不是支持者^[19]。这种对女性的排斥也表现在对女性本身作为严肃粉丝的研究的薄弱。

女性球迷前序研究的主要焦点是女性在球场上及观众席中的遭遇、地位，以及她们应对嵌入在传统男性足球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的策略，将女性球迷作为静态的平面的客体进行观察，少有研究关注女性球迷在互联网中的遭遇及

她们作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性别认同。本研究从女性球迷的主体视角出发，关注她们在互联网中的遭遇，聚焦女性球迷的内在体验，并结合女性球迷动态的生命历程，以此为基础关注女性的性别认同。

（二）对女性性别认同的研究：性别认知失调与调整策略

性别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认知和心理兼容程度^[20]，性别有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之分，前者主要是对生理性别和性向的认同，后者主要是由社会文化建构和影响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对于女性而言，性别认同失调常常出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权力建构中。性别认同失调可以理解为女性在面对关于性别的歧视和攻击时产生的不适和对自我性别的质疑，从而产生一种错误或虚假的性别信念。而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矛盾的认知时，他们会感到一种不愉快的状态失调，直到他们能够通过改变自己的认知来解决这种状态^[21]。因此，我们以认知失调为路径研究女性产生性别认同困惑之后采取的心理及行为策略。

成功创业者^[22]、IT从业者^[23]、作曲家^[24]等的理论描述和现实画像都往往更倾向于“男性气质”，而女性在其中被边缘化甚至污名化。性别差异是劳动分工和权力差异的社会结构实践的产物^[25]，人们通常依靠制度、文化、惯习等进行“划界工作”，但这种“边界”的划分往往会巩固、扩大已有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男女的工作划分中，就常常出现以“男女气质”差异将女性的工作范畴限定在如服务员、教师等情感和认知劳动中的情况。为应对这种划分，女性常常会采取忽视、隐藏和解释等策略对性别认同进行管理。除了职业以外，女性的身份认同也经由日常生活和爱好调适和构建，休闲娱乐一方面可能成为女性在职业性别认同困境外寻找个体归属感与重建意义空间的重要场域^[26]，同时也可能由于性别权力的入侵使得其在性别身份和爱好身份中再次失衡^[27]。在球迷的自我认同中，女性气质和体育迷之间常常产生性别博弈^[28]，许多研究表明，女性球迷试图淡化女性气质，遵循男性主义的球迷规范，以使他们的粉丝身份合法化^{[29][30]}。

在整个球迷文化中，仇恨言论是女性球迷受到打压的最普遍的表现形式，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女性在性别认同失调。在互联网日益发展的当下，

暴露在社交媒体中的类仇恨言论成为影响女性性别认同的重要因素。

目前对于特殊群体的关注更多，而对于一般传播场域中影响女性性别认同要素的研究仍然较少。与此同时，性别身份的形成不是在某个时间点固定的，而是一个在生命中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本研究将着重聚焦于女性的性别认同失调是如何受到人际和群体传播中的言论影响的。

（三）对性别仇恨言论的研究：被遮蔽的“大多数”

仇恨言论的定义具有很大的差异，它是指在特定环境下对特定群体的特定仇恨的表达。^[31]在关于仇恨言论的早期研究中，仇恨言论被定义为辱骂或敌对信息^[32]。其他常用术语包括辱骂性语言^[33]或冒犯性语言^[34]，以及网络欺凌^[35]或恶意中伤^[36]等。学术界普遍将仇恨言论定义为“针对种族、民族、宗教群体、妇女和其他少数群体进行的含有冒犯意味的任何表达方式。”^[37]但仇恨言论的定义并没有在各个方面达成一致，这是由于仇恨言论和适当的自由表达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38]，因此对于仇恨言论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哪怕涉及到犯罪行为，法律也很难对仇恨言论达成清晰一致的判别。

属于法律定义范围内的仇恨言论的群体识别特征包括反犹太主义话语、反女权主义话语、同性恋话语、种族主义话语等^[39]，但性别仇恨言论并没有像其他形式的仇恨言论那样引起立法方面的注意，因为它不像仇恨言论那样容易识别^[40]。不像“黑鬼”之类的词会在公共领域自动引发负面反应，用于女性或关于女性的词不会被认为是性别侮辱^[41]。然而，正如 Gelber 所指出的那样，以上两种仇恨言论都有同一种效果，即对接受者的劣等做出“真相声明”，从而强化和重塑受害者的不平等地位^[42]。因此，虽性别仇恨言论并没有在法律层面上的隶属于仇恨言论的定义，但依据其与其他仇恨言论的等效性，依然可以将其纳入仇恨言论的范畴。由此认定，针对性别的仇恨言论特指专注于性别这一特征的仇恨言论，例如厌女症便被作为仇恨言论的一种亚型^[43]。

进入互联网时代，由于社交网络平台的去中心化、开放性等特征，有人认为互联网会为女性带来虚拟增权（virtual empowerment），因此提出网络女权（cyberfeminism）的概念，认为网络可以成为反抗父权体制压迫的工具。但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再部落化”形成的细分拟态环境，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信息茧房和群体极化，性别对立问题也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发言的匿名性和网络平台监管环境的缺失，导致网络极端言论的泛滥。因此，互联网

作为公共领域的又一次大的结构性转型，并没有完全解决女性作为“次反公众”开展的“反话语”传播问题^[44]。研究者发现，互联网络中的男性如线下讨论中一样，更容易开启和结束话题，更具有攻击性，采用更粗鲁的言语以及进行公开的表达^[45]，而在网络球迷社群中，尽管互联网为女球迷创造了更丰富的足球实践活动，但在以男性为主的大多数体育文化社区中，女性都遭遇到更严重的性别类仇恨言论。

在对女性球迷的互联网仇恨言论中，对其诽谤和中伤更多采用性别框架，所造成的后果是女性球迷可能产生的身份认同失序。但在仇恨言论的研究中，性别研究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且更多关注仇恨言论在法律层面的判定与规制，较少关注仇恨言论对于个体，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心理和情感的影响^①。

由于女球迷所遭遇的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仇恨言论”，因此本研究聚焦在男权主导的足球氛围中引发女性球迷因女性身份而遭遇不适的“类似仇恨言论”的表达。“类仇恨言论”是经典“仇恨言论”概念外延扩大的结果。“类仇恨言论”或许并没有对女性球迷造成物理意义上的伤害，但却形成一种持续而或显性或隐秘的不适感，所有引发这类不适感的言论都是本研究所致力于挖掘的“类仇恨言论”。

总的来说，既有研究对女性球迷的性别认同研究较为少见，从女性球迷所遭遇的仇恨言论开展的研究则更属凤毛麟角。女性球迷是重要的女性趣缘群体，也是女性介入男性主导的趣缘圈层的重要领域。随着女球迷的日益增多，且性别认同已经遭遇较大挑战的情形下，本研究将致力于发掘从女性球迷主体出发的互联网类仇恨言论遭遇及其应对策略。一方面，与前序研究相比，更注重女性球迷的主观能动性，关注其自身的感受及采取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女球迷这一群体普遍存在身份认同失调但长期被忽视，我们将其遭遇的类仇恨言论与身份认同的研究相结合，为女性球迷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扎根日常生活的途径，并拓展了性别身份认同的视野。

二、研究方法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法。为突出主题，我们将女球迷限定为懂得足球规则、有自发观看足球比赛行为的女性群体，她们在观赛

及讨论比赛中更可能遭遇来自传统男权球迷文化的冲击。同时为避免对法律概念“仇恨言论”的泛化和误读，本文采取“类仇恨言论”的表述，以便囊括女球迷主体判定的所有性别攻击和中伤。

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女性球迷在互联网兴趣社区中遭遇的类仇恨言论会对其身份认同造成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女性的日常生活行为，但同时不同主体的生命经历也会反馈在作为球迷的身份认同上，使之采取不同策略来应对性别认同失调。

本项研究的受访者为女球迷，并且在看球过程中至少遭遇过一次线上或线下类仇恨言论。表 1 列出了每个受访者的统计数据(按看球时长排序)。因疫情及地理原因，本研究的半结构化访谈中，3 位为线下访谈，15 位为线上视频或语音访谈，访谈时长为 30-60 分钟。问题大致包括：(a) “你在看球的过程中，是否看到过或遭遇过关于性别的不适言论？”(b) “这些令你不适的性别言论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c) “你当时采取了什么策略应对这些言论？”和(d) “你对女球迷之后的应对方式有什么建议？”大多数的访谈都包含了后续的追问、挑战和针对特定案例的回答。

表 1：受访者数据统计

姓名	年龄	职业	看球时长
LS	19	学生	1年
YY	20	学生	2年
YJ	18	学生	3年
PY	22	学生	4年
ZX	26	学生	4年
SC	18	学生	5年
YD	22	学生	5年
YB	22	自由职业者	6年
LM	22	学生	8年
SR	23	学生	8年
GX	21	学生	8年
SX	20	学生	8年
QJ	21	学生	8年
DL	21	学生	8年
WJ	23	学生	10年
ZY	24	学生	12年
LQ	26	在职	12年
ZT	22	学生	12年

三、“疼痛难免”：女球迷遭遇的类仇恨言论经历

互联网平台中的“类仇恨言论”作为女性自身经历和感知的主观判别，虽然可能并没有形成法律意义上的伤害行为，也没有煽动暴力、危害公共秩序，但它们对女性球迷而言已经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其身份认同和现实生活。

“对一个女球迷来说，疼痛是难免的。”SR这样说。每一位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在社交网络中或多或少观察到、遭遇过针对性别的类仇恨言论，包括针对性别角色，性别特征以及来自同性的“攻讦”等。

（一）针对性别角色的类仇恨言论：没资格，不专业

针对性别角色的类仇恨言论主要是指对女性性别角色权利的否定和限制，以及对性别刻板印象以外的行为特征进行批评、贬低和攻击。性别角色是指属于特定性别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 and 群体中占有的位置和被规定的行为模式^[46]，性别刻板印象是人们在已有经验和社会背景框架中针对性别角色产生的固定看法和对个体的判断的认知偏差^[47]。许多研究证明，人们通常认为男性应当拥有如独立、果断和支配等特征，而女性气质则代表了敏感、善良和同情心^[48]。

在球迷文化中，针对性别角色的类仇恨言论最主要的即为否定女性对足球喜好的权利，人们通常将对体育运动的喜好归类为“男性气质”的一种，从而将女性气质与足球运动相对立，使女性在足球场域中边缘化、非正义化^[49]。而在互联网中，除了传统的否定“爱球”的权利之外，男性还会对女性人为地划定权利“边界”；如“虎扑是属于男性球迷的社区”；制定规则，并将异见者排除出群体内部，如规定看球就必须要有理性思维，对女球迷“看脸”以及对于女性在足球比赛中的“感性”思维进行批判：

之前流行一个说法叫男模队，就会影射这个球队是靠脸和身材来吸引女球迷的，并不是踢得有多好。那些人一方面贬低了这些球队和球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对女球迷的歧视。他们会说“你不就是看脸吗？你不就是看他长得帅吗？看不懂球就不要看。”（YB）

与人为划定权利“边界”常常同时出现的是对女性能力的贬低，通过质疑女性球迷的专业性，来巩固、扩大已有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足球对抗性强、

战术多变，比赛规则相对比较复杂，因而对观球的专业性要求相对较高。“女性对足球知识的匮乏”是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50]。而在互联网中，这样的声音更加明显。

虎扑有一次欧洲杯之后写了一期专栏，提到你周围的女球迷是不是问你为什么没能在欧洲杯上看到梅西了？你女朋友是不是又问你什么叫越位了？这种真的非常冒犯。（LS）

受访者认为，男性试图通过“因为你不专业，所以你没有资格发声”等类仇恨言论使女球迷噤声，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否定和限制女性权利，将其排除出主流群体，从而强化自身的霸权和“权威”。

男球迷有一套自认为正确的足球观看模式，他们觉得足球应该看什么，当一个女性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就会觉得你像异教徒一样。（ZY）

但与作为主导者的男性“天生”拥有的合法性不同，女性必须通过加强专业性来“证明”她们的粉丝资格^[51]。但事实上，在证明自己“专业化”的过程中，女性球迷就已经顺从了男性对“专业化”的定义标准^[52]。也有部分受访者关注到了这一点，并对此表达了自己的质疑。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还是中了他们的圈套，因为规则是他们制定的。你以为必须要对球员，对球队，对战术，对技术比他们更懂才能够去压制住他们，但我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们首先注意到的不是我的观点，还是女球迷的身份。（WJ）

（二）针对女性性别特征类仇恨言论：性客体化和物化

此外，对女性的性客体化和物化是女球迷们常常遭遇的针对性别特征类仇恨言论。当具有支配性的男子气概成为一种规范标准，便会生成男性之间的“内部霸权”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制度化”的“外部霸权”，外部霸权最重要的特征即为“女性从属于男性”^[53]。

Fredickson 和 Roberts 在 1997 年提出性客体化理论，是指女性的身体在性方面被物化，女性的价值与她的身体外观和性功能等同，其作为人的权利被剥夺^[54]。性客体化女球迷的传统起源很早，由于男性在露台上扮演霸权角色，他们设定了女性可以出现在露台上的限制和定义，如污名为从属性质的“装饰品”、“旁观者”、志愿者等^[55]。传统的足球宝贝就是典型的“装饰品”化的

女球迷。而在匿名化的社交媒体平台，女球迷一般会“隐去”自我的身份特征，但一旦公开，则更容易男性对于外貌和身材的凝视。

B站上有一些分享自己想法和现场看球经历的女球迷UP主，她字幕会把胸前部分全部挡掉，弹幕里就有人说你字幕把我们最想看的地方给挡住了。别人怼他说这样不礼貌，他还说她露脸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看这个吗？（SX）

女性球迷在网络社群中没有被当做独立的个体，她们的“女性”身份常常被放大，而“球迷”身份常常被忽视。而常常被作为男球迷的“所有物”（尽管可能是想象中的）而存在。

懂球帝有的时候会推送一些女球迷的故事，哪怕那个女球迷分享很多她跟这个球队的故事，她有多么喜欢这个球队，这个球队影响了她什么，底下热门的关注点也还是她有没有男朋友。（LS）

而正是由于对女性的性化与物化，当女性达到其“标准”时，她们会被作为物化和凝视的对象，而当部分女性未达到他们的“要求”时，就会产生对于其外貌身材的类仇恨言论。针对性别特征产生的类仇恨言论并不完全是批评和侮辱，甚至可能是“赞美”和“欣赏”，但对于女性球迷来说，在球迷社群中由于自己的性别身份引发的“足球”以外的讨论，都接近于“性骚扰”。

我的微信背景之前是球员，就会有一些男的来加我好友，但是只是借用球迷的身份来加你聊骚，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YJ）

（三）来自同性的类仇恨言论：“媚男”的批评

互联网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丰富的、个性化的、多元的性别文化的形成，对社会性别形象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塑造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也推动了网络女性主义的发展^[56]。但与此同时，性别规训也并没有消失。关于性别的类仇恨言论并不完全来自于男性，部分女球迷表示，自己受到过来自同性的攻讦，通常是批评其顺从或是助长了“男性凝视”。有研究表明，在男性主导领域中居弱势地位的女性通常会采取从事男性行为，模仿男性的方式努力融入并成为“小伙子中的一员”^[57]，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甚至对同性群体的女性气质和行为进行约束和批评，这种遵循了男性的性别歧视假设反而再现了父权制的性别等级。

女性球迷联合会的豆瓣小组里之前有人希望求一些女球迷的up主或者公众

号，有一个比较火的女球迷 up 主，是一个利物浦球迷，她的争议就很大，有人在底下说她很懂怎么讨好男球迷的心，是媚男，可是我根本看不出来。（LS）

一些在虎扑发言的女球迷会被截图发在豆瓣里，然后就会有别的女生来攻击，不只是女球迷，还有不看球的其他女生，她们有时候会直接把把使用虎扑 APP 和媚男画上等号，但其实它只是一个获取比赛资讯的平台而已。（SR）

对于女性球迷而言，在互联网球迷群体中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她们通常会选择联合同性以获得认同感，因此当在女性群体内部也受到类仇恨言论的攻击和排斥，可能会使其因此产生更强的被边缘感。

（四）类仇恨言论的发生空间与场景

类仇恨言论的遭遇大多发生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原因，一方面，女球迷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群体的社会背景更加相似，而在社交媒体中的人群更加广泛，社会背景的差异更容易引发争端。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进一步使得个体的自我约束感下降，带来了盲目和非理性的言行。

部分仇恨言论是泛化的，针对整个女性群体，而不特指某一个女性，这种言论出现在各种以男性为主的球迷社区。

在微信群里，那些男生就会攻击我们女球迷中的两个字，“女”和“迷”，要么说我们是女拳，要么说我们是脑残粉，是饭圈。（YY）

但当女性在其中发声，打破了男性霸权时，这种泛化的仇恨言论则会集中为对个人的抨击：

我在懂球帝上面发表了一个视频，对一个争议的事件进行了自己的观点阐述。评论区就一直持续不断有人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最让我生气的是他们说女生又不懂足球，你可以对我的观点进行反驳，但为什么攻击我这个身份呢？

（LM）

四、失调唤醒：类仇恨言论影响下的性别认同

类仇恨言论的目的是否认女性的权利和维护男权主导下的球迷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攻击的内容几乎总是基于她们的性别。经常收到互联网中的恶意信息会影响女球迷的心理体验，乃至影响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受访者对看到类仇恨言论的感觉不同，心理反应过程亦不相同。人们遇到变动时通常会

采取两种心理策略——适应和应对，适应是消极被动的心理生理过程，而应对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心理过程^[58]。对女性球迷而言，这些心理策略在她们面对类仇恨言论时同样适用。被动适应体现在女性球迷弱化性别认同，产生自我怀疑，并主动向男性气质靠近；主动应对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应激强化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排斥男性维护女性的心理，二是采取主观忽略差异的措施，在不同性别群体中弹性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

（一）弱化认同，自我怀疑——“想要融入男球迷”

不少受访者表示，在接触足球初期，线下的类仇恨言论会使她们选择模仿男性球迷的语言和行为，甚至某些时刻希望自己是男性。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接触足球时年龄较小，均小于 16 岁，且接触原因大都为男性亲属或男性朋友的影响，由于环境所限，只能与身边的男性球迷讨论足球相关话题：

因为球迷的受众面，尤其在我小的时候还是以男球迷为准……作为一个女球迷，这个比较小众的群体，也希望跟别人去讨论分享，所以还是会想要去融入（男球迷）。（DL）

有受访者称，为了融入男性球迷群体，她们会在不认同某种表达或行为的情况下依旧模仿他们：

我会迎合他们说的话题，包括他们拿一些球员太太开玩笑，说一些肮脏下流的黄色玩笑……我会有意无意的模仿我身边人看球状态，看不顺眼就会破口大骂那种。（SC）

由于女性身份带给她们不好的讨论体验，一部分受访者表示会怀疑自己，减少专业的足球讨论，或隐瞒自己的性别仅在匿名的情况下与参与讨论：

男生经常说你不懂球，所以最开始我也觉得如果我发言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不懂，我经常看战术分析帖，后来才慢慢地敢去发言。（LM）

可能在那种匿名的论坛上面会稍微好点，因为你不明说的话，别人不会针对你的性别来评价，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女的。（SX）

而另一些受访者则有着更为清晰和明显的认同弱化，在遭遇类仇恨言论之后，部分受访者称，在看球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时刻希望自己是男生：

初高中的时候我心里有非常强烈的如果我是个男的最好的想法……我甚至会学男生踢球的时候走路的姿态，男生踢球多了会有点 O 型腿外八字，我当时

觉得那样的好帅。（ZT）

但是，这些受访者性别身份认同的弱化，持续时间并不会很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及网络论坛群组的广泛使用，她们或能够以一种更为客观的态度看待男性球迷与女性球迷，或在之后更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

（二）强化认同，排斥异性——女球迷有自己的足球观

另有受访者表示，自己看足球的过程中遭遇的类仇恨言论，会导致自己更强烈的身份认同。她们大多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价值观念和性别观念，且线上线下结识的女性球迷较多，足以形成一个可供讨论的群组。性别身份认同的强化表现在她们远离男性球迷聚集的群落，而去寻找专供女性球迷交流讨论的论坛或群组，她们认为纯女性的论坛和群组中会有更友好的讨论氛围：

豆瓣女性球迷联合会小组里没有什么不友好的言论，有什么不赞同的言论我们都在私下里说，不会打到台面上去，跑到别人那里去跟别人对骂。（ZT）

部分受访者认为男性球迷和女性球迷是两个关注点不同的群体，男性球迷的视角仅仅局限在比赛时的技战术，而女性球迷会有一套自己的看球视角，这种视角男性球迷是不能体会到的，且可能比单纯的技战术更为重要：

有些男的欣赏不来这种运动理想主义的气质，甚至于有一些宿命的命运感的这种很感性的东西……男性博主沉迷于战术技法，但是他有的时候这种人文主义的关怀的视角，他就少了，那也是他的可惜。（LQ）

足球肯定不止是那九十分钟场上的东西……他的一生不仅仅是那九十分钟，他的一生要更精彩。（ZY）

亦有受访者表示了强烈的对男性球迷的抗拒：

大概 17 岁的时候，我就决定哪怕我一个人看球，跟网络上的一些看球的姐妹交流，我也坚决不要跟男的一起看，反正我身边接触下来的这些男性球迷，他们都是不太尊重女性的这种群体。（SC）

（三）忽视差异，弹性调整——“鸵鸟”心理

在弱化与强化的明显表现之外，女球迷的性别认知失调还体现在她们主观忽视这个男性主导的领域中的性别霸权，将关注点放在专业性和自己的个人观赛体验上。一些受访者认为男球迷和女球迷并无本质差别，兴趣爱好无性别之分，在看球时的想法和表现都是高度统一的，大家都在追求足球这项运动带来

的快乐：

我觉得球迷的行为在看比赛的时候其实都是趋同化，看完之后反而在平时聊天的时候可能会分化出不同的球迷群体，但是在看的时候体验和情绪什么的都差不多。（SX）

还有部分受访者则认为，男性和女性球迷关注点不同，并无高下之分，自己会在性别不同的互联网兴趣圈子中讨论不同的内容：

我在女性球迷群里跟男性球迷群里面聊天的内容会完全不同。我在切尔西女球迷群，大家会一起讨论某个新闻，但是我在男生球迷群里面不会主动发新闻，只有在看球的时候抒发激动。女球迷群给我带来的是情感价值，但是男球迷群更多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就不会进一步的交流。（YJ）

对于部分受访者而言，足球仅仅是她们日常生活中的爱好之一，与其他爱好无异，不会因为他人的言论去改变自己的兴趣，也不会因为在论坛看到的负面言论影响自己的认知：

足球只是我生活的一小部分，而且它也不是带有非常强烈的性别色彩的一项活动。我觉得男球迷展现出的那种不好的品质，或者说一些他们认为好的一些阳刚的气质，我不需要刻意去学习。（WJ）

另外，亦有受访者提到，女球迷遭遇到的类仇恨言论仅仅是女性在互联网中遭遇到的性别歧视中的一部分，因此这种言论不会对身份认同产生特别的影响：

无论是看球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生活上工作上还有任何工作上，肯定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我觉得我没有那种很迷茫的阶段，如果是个男的去做一个既得利益者就好了，其实没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YD）

五、话语策略：类仇恨言论中的女性球迷

在互联网平台中遭遇类仇恨言论后，不同的女性球迷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包括积极回应（言语回击、分享、举报）、消极回应（回避、拉黑/删除/忽略）及强化专业。

（一）正面主动：积极回应

本研究将女性球迷在遭遇互联网类仇恨言论时作出的主动性应对行为统称

为积极回应，包括对于类仇恨言论的直接语言回击，将遭遇的类仇恨言论经历主动分享给亲人好友或其他支持性群体，向平台主动举报给女性球迷造成不适感觉的类仇恨言论表达。积极回应强调的是女性球迷在应对类仇恨言论中主动的姿态和斗争式的应对策略。展现出积极姿态的女性球迷在性别认同方面往往很少或几乎没有受到类仇恨言论的影响。

部分受访者表示对所遭遇的来自男性球迷的类仇恨言论做出了直接的回击，通常是在语言上予以反驳或斥责。

有一次他们发表说那种比较十八禁的那种话题，我当时就说在这个群里还有女生说这个话不太好吧，当时他们都沉默了，都没人说什么。（LM）

也有最初选择回击的受访者在后期转向了与朋友或亲人分享自己所遭受的类仇恨言论，通过对第三方的倾诉来疏解自己内心的愤懑。

说句难听的，他就是脑子里只有那么点儿东西，没有什么大的格局，后来我就是这么就是开导自己的，所以看到这种言论的话，我一般不会去跟他争论，大多就是我截个屏，发给我朋友，私底下跟朋友去吐槽。（SC）

还有受访者表示自己虽然不会主动对围观的类仇恨言论行为发起进攻，但会在网络平台进行转发。

我好像没有参与论战，一般我会看的比较多，或者是转发，但是比较少的发表我的个人观点。（PY）

举报也是时常在网络平台被部分受访者使用到的另一项积极回应。

我不发言，我直接点举报了，在虎扑的话，我可以点一个踩。（LS）

（二）侧面回避：消极回应

本研究将女性球迷在遭遇类仇恨言论所作出的被动性应对行为统称为消极回应，包括对于互联网类仇恨言论的回避行为和忽略行为，其中回避行为主要指因女性球迷预判到可能遭遇类仇恨言论而刻意回避相关信息的接触；忽略行为则指针对已经出现在眼前的类仇恨言论采取拉黑、删除或刻意忽视。消极回应强调的是女性球迷在应对类仇恨言论中被动的姿态和鸵鸟式的应对策略。与积极回应不同，消极回应的斗争性更弱，多是女性球迷出于自我保护而采取的策略。

受访者针对类仇恨言论的消极回应主要被分为两类情况：

一是采用回避的策略，有受访者预判到某些互联网平台可能出现类仇恨言论而故意回避接触相关信息平台。

我感觉自己就因为不下那种 APP，也是规避了一些可能会造成冒犯的言论。我感觉这些 APP 好像风评不大好的样子。（QJ）

二是采用拉黑、删除或刻意忽略的方式，部分受访者对已经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类仇恨言论进行了屏蔽，这类应对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回避策略。

比如刷微博首页，然后出现了某种我觉得不太认同，甚至是觉得不太舒服的结论，我会立刻把他拉黑取关。（SC）

后来那个评论区骂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就去联系客服让他帮我删除了。（LM）

刚开始看球的时候应该是有自己不喜欢的言论的，但是对这种我不喜欢的言论我就会自动过滤掉。（YD）

（三）性别规避：强化专业

本研究中发现了在积极回应和消极回应之外出现的第三种策略，这一策略往往是女性球迷在针对男性球迷的专业性质疑时作出的行为选择，采取去性别化的框架而选择强化自身的专业知识，这并非对于类仇恨言论的主动应对，但也很难被归类为一种逃避。因其是聚焦于女性球迷自身专业性的一种强化，由此本研究将其定义为第三类策略：强化专业。

在女性球迷针对男性发起的类仇恨言论的策略中，较为独特的是主动选择的自我改变，其中改变的方向多为在互联网上学习与足球有关的专业性知识。

高中的时候男生会觉得女生不懂球，所以我就会在学习战术这方面比较下功夫，各个队伍的那个我都多多少少了解了。以前有贴吧的时候，我就关注了好多俱乐部，每次有比赛结束只要有空我就进去看他们的战术分析点。我立志的目标就是要做到比男生懂球，这样才能让他们尊重我，让他们觉得女生也可以懂球。（LM）

我确实心里面就想，好吧，你说我不知道，那我就去好好看，好好了解，然后等我真正知道足够多也能够加入你们的时候再跟你们来一起讨论。（DL）

六、前进之路：女性球迷对互联网场域中球迷文化的变革预期

在遭遇类仇恨言论以后，除了个体应对策略与自我调适以外，女性球迷也意识到，不合理的性别规制和歧视行为，更受到互联网平台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总的来说，基本每一个受访者都表示对于球迷群体以及整个足球文化的变革需求，这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问题，而是平台乃至社会层面整体上的刻板印象引发的后果。

（一）个人：被动与主动并存

个人层面上，部分受访者认为，男性并没有意识到问题存在，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理心，当遇到类仇恨言论的攻击或令人不愉快的内容时，女球迷更倾向于向同性的个人或组织寻求支持，相比而言，同性群体拥有更相似的经历，也更愿意与之交谈，分享自己的经验：

我问他有没有感觉到对女球迷那种冒犯，其实他们是完全感受不到的。甚至还觉得男生会成为女球迷舔狗。（QJ）

我现在在女生群就感觉非常幸福，因为大家不会攻击同性，也不会随便贬低女性，大家看球也非常尊重每一个球员。（LM）相比于公开的讨论，女性更倾向于在私密空间中进行讨论^[59]，这一方面减少了冲突，因为在大部分受访者看来，现在的球迷环境依然对女性不够友好，因此忽视和回避的消极方式能够为其减少伤害：

我觉得大家先专注自己的看球体验，就是可以自己屏蔽掉很多不太友好的言论，看球还是要图个开心。（SR）

他们的优越感就是你必须要成为最懂的那群人才能去压制住他们，这就会陷入一种没有止境的这种论证，你没办法去自证“清白”。（WJ）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她们的可见度，使得足球迷群内部女性声音边缘化。有受访者表示，正是一味的“忽略”助长了男性球迷的仇恨言论，反而使其霸权地位得到了巩固。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默许的话，那可能这种行为永远都不会有人出来制止。（LM）

（二）集体：既自成一体，又联合反抗

受访者通常会期望于借助女性联合的力量来对抗仇恨言论。大部分受访者

都表示自己加入了女性球迷相关的社交群体组织，包括豆瓣小组“女性球迷联合会”，女球迷微信群，以及关注女性球迷博主等等。一方面，女性社群组织的建立更有利于增加话语权，女性球迷希望通过联合的反抗来打破男性球迷的话语垄断。

我们要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益进行一些维护，作为一个组织，可以去跟一些平台谈判，对于一些男性论坛里面不好的风气，或许能够通过这个女性组织的一些维护和反抗的行为得到取缔。（YJ）

另一方面，女性自身的团结也会为被边缘化和污名化女性球迷提供一个新的文化群体，使其重新建立群体认同和自我认同。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像虎扑，懂球帝之类的为女性打造的一个互通的空间，让大家能够彼此遇到。男性比较多的社群男生很容易聊起来，但很多时候女球迷找不到交流、发声的渠道。（SR）

“当你遇到让你不舒服的言论的时候，你能够找到一个组织去给你力量的支撑，如果遇到了一些对于女球迷身份的批判，在一个女性组织和社群里面进行沟通的话，她们会给予你一些情感上的抚慰来疗愈你的创伤，因为她们能够感同身受。”（YJ）

（三）互联网社交平台：算法与监管机制的完善

大部分体育类的互联网社交平台无疑是以男性群体为核心用户，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维护，平台并非为“她们”而服务，有时平台的某些机制甚至助长歧视的发生；与此同时，部分软件对女性球迷的“性别”上的重视实际上是将女性作为“资源”和“噱头”吸引男性用户，包括将女球迷自拍等与足球关联度较低的内容推送至首页，甚至制作成合集等。因此，从算法机制层面改变对于女性的凝视，举报和监管机制的完善，都有助于女性在互联网平台上弱势地位的改善。

当谈到解决类仇恨言论时，对于平台而言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监管，监管可以帮助预防甚至消除类仇恨言论的发生。但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亟需改进的环节：

因为论坛一般会有版主或者管理，要对性别歧视言论进行处罚，这样慢慢的歧视行为才会越来越少了，整个网络环境相对来说对女性就比较友好一点。

(SX)

大多数的不友好言论其实是不会带脏字的，系统可能没法把它判定成违规的言论，只能靠社区的管理员人工处理，还是要利用举报的这个功能。(SR)

(四) 足球运动：从上至下的尊重

除了以上针对互联网球迷社群内部的变革预期以外，足球作为一项高度商业化和组织化的运动，上层机构组织的态度和行为也将对粉丝形成引导，而目前足球仍是一项性别高度不对等的运动。球迷 YJ 既是足球球迷也是网球球迷，她对比两项运动中的性别歧视差异，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实现在足球运动中的“同工同酬”。而球迷 QJ 也认同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国家对于女足的宣传和曝光力度还是不够，如果从最顶端的这支女性球队就没有受到那么多关注的话，那么下面的发展也跟着很难去发展。”

(QJ)

而自身参与这项运动的粉丝表示，相比于男性球迷，女性球迷的运动参与率仍然很低，这一方面与女足的市场化发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对女性足球参与的接纳度的影响。而保障女性球迷参与足球运动的权利，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激励女球迷，使之获得更高的身份认同感：

“很多女球迷刚开始只是看球，之后虽然也想去尝试自己踢球，但可能会苦于没有组织，也不敢去跟男孩子一起踢，慢慢会磨掉她们心里面的想法。我是更希望能够完善现实生活中对关于女子足球事业的社会方面的支持，让想要从球迷发展为自己尝试足球运动的女性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平台和良好的体验。”(DL)

七、讨论——“拔掉鱼刺”

本研究将女性球迷遭遇的互联网社交场域中的“类仇恨言论”作为其性别认同失调的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女性球迷遭遇了哪些类仇恨言论？这些类仇恨言论对于她们的性别认同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针对类仇恨言论女性都采取了何种策略？我们发现，女性球迷在社交媒体中遭遇的“类仇恨言论”主要可以分为对女性性别角色、性别特征等类型的冒犯性言论。在类仇恨言论的环境影响下，女性通过弱化性别特征，强化性别

认同和回避性别差异等方式进行适应或应对失调感。对此，她们会采取直接回击、消极回避和强化专业等策略进行应对。类仇恨言论的遭遇不只是个体行为，而受到整个社会认知的影响，我们也针对女性球迷对球迷文化传播场域的变革预期进行了讨论。

在既有关于认知失调的研究中，个体会通过减少差异来减少不和谐的认识^[60]。类仇恨言论的遭遇是普遍而广泛的，但它们并非都是法律意义上的“仇恨言论”，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情况下单个互联网中类仇恨言论不会产生实质性伤害，但充斥在球迷网络社群中的类仇恨言论对女球迷的性别认知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我们将这种影响称为“鱼刺效应”。“鱼刺效应”是指个体被某一事物吸引而了解、追求该事物时，被该事物的负面伴生物刺伤或基于对刺伤的风险认知，引发自我改变或态度转变的过程。对于女性球迷而言，对足球的热爱和喜好就如同对“鲜美鱼肉”的追求，但针对性别的类仇恨言论就如同“鱼刺”，“鱼刺”始终存在，只要选择“吃鱼”就要面临被“卡住”“划伤”的风险，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对“未知的风险”的感知，在“吃鱼”的时候便会小心翼翼地“避开鱼刺”，乃至害怕“吃鱼”了。

女球迷的性别认同不单单受到互联网类仇恨言论的影响，其对于类仇恨言论的应对能力也与人生阶段、社会支持和个体性别调适能力有关。在女球迷的生命历程中，她们首先会通过家庭、社会、媒介和教育等习得性别角色的概念，此时如果出现刻板印象，则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61]，当女性通常被认为是被动的，温柔的，依赖他人的，女球迷对足球的喜爱便与性别的规训产生了不协调——对于足球而言，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通常他们会遭遇到对性别权利的否定等，这是“鱼刺”最初的形成路径。

而模仿是性别概念和技能获得的重要途径，它传递了概括化行为的规则和结构^[62]。女球迷在形成性别认知的过程中，在球迷群体的场域内通常缺乏同性或长辈对于性别建构的指导，在一个女性缺乏的社群中，她们只能通过模仿男性的特性来建构自我认知，此时她们不得不与男性球迷产生接触，“鱼刺”对于她们而言，是“吃鱼”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

替代性刺激对于女性的性别认同习得具有重要的影响，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的行为方式的积极和消极结果形成性别倾向，对于女性球迷而言，在球迷

社群中观察和分享类仇恨言论经历也会做为“鱼刺”存在，尽管这些鱼刺并未对其造成伤害，但对于无法避免的“鱼刺”的恐惧也会造成认知的失调。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从女性球迷的性别认同问题中看到在既有球迷群体秩序中女性角色的边缘化和客体化，探讨可能的前进路径和解决方案，对于女球迷而言，类仇恨言论并非单一的仇恨评论或信息，而是这个现象背后的社会整体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视情况，而女性球迷在社交网络场域中的类仇恨言论遭遇，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的整体社会处境。消弭女性球迷的困境，乃至于改变女性在政治、社会、文化的弱势地位，更需要依靠整个社会的努力。伴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和对足球以及更多的男性主导的趣缘群体的“插足”，更多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而如何“拔掉鱼刺”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
- [1] Ben - Porat A. Not just for men: Israeli women who fancy football[J]. *Soccer & Society*, 2009, 10(6): 883-896.
- [2] Dixon K. A woman's place recurring: structuration, football fandom and sub-cultural subservience[J]. *Sport in Society*, 2015, 18(6): 636-651.
- [3] Meier H E, Strauss B, Riedl D. Feminization of sport audiences and fans? Evidence from the German men' s national soccer team[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17, 52(6): 712-733.
- [4] Toffoletti K. Women sport fans: Identification, participation, representation[M]. Routledge, 2017. 14-31.
- [5] Pope S. The feminization of sports fandom: A sociological study[M]. Routledge, 2017. 61-104.
- [6] Pfister G, Lenneis V, Mintert S. Female fans of men' s football – a case study in Denmark[J]. *Soccer & Society*, 2013, 14(6): 850-871.
- [7] Pope S. The feminization of sports fandom: A sociological study[M]. Routledge, 2017. 61-104.
- [8] Toffoletti K. Women sport fans: Identification, participation, representation[M]. Routledge, 2017. 102-122.
- [9] Bryson L. Spor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asculine hegemony[C]//*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Pergamon, 1987, 10(4): 349-360.
- [10] Hughson J. The boys are back in town: Soccer support and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masculinity[J].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2000, 24(1): 8-23.
- [11] Messner M A. Taking the field: Women, men, and sports[M].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91-134.
- [12] Willis P. Women in sport in ideology[M]. Routledge & Keegan Paul, 1982. 31-46
- [13] Connell R W, Messerschmidt J W.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J]. *Gender & society*, 2005, 19(6): 829-859.
- [14] Crawford G, Gosling V K. The Myth of the 'Puck Bunny' Female Fans and Men' s Ice Hockey[J]. *Sociology*, 2004, 38(3): 477-493.
- [15] Rodríguez M G. The place of women in Argentinian football[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05, 22(2): 231-245.
- [16] Mewett P, Toffoletti K. Rogue men and predatory women: Female fans' perceptions of Australian footballers' sexual conduct[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08, 43(2): 165-180.
- [17] Jones K W. Female Fandom: Identity, Sexism, and Men's Professional Football in England[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08, 25(4). 516-537.
- [18] Chiweshe M K.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es of becoming a football team fan in an African context: the case of Dynamos Football Club fans in Zimbabwe[J]. *Soccer & Society*, 2011, 12(2): 174-183.
- [19] Pope S, Williams J. Beyond irrationality and the ultras: Some notes on female English rugby union fans and the 'feminised' sports crowd[J]. *Leisure Studies*, 2011, 30(3): 293-308.
- [20] Perry D G, Pauletti R E. Gender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011, 21(1): 61-74.
- [21]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31
- [22] Essers C, Benschop Y. Enterprising identities: Female entrepreneurs of Moroccan

-
- or Turkish origin in the Netherland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7, 28(1): 49-69.
- [23] 孙萍. 技术、性别与身份认同: IT 女性程序员的性别边界协商[J]. *社会学评论*, 2019, 7(2): 70-82.
- [24] Bennett D, Hennekam S, Macarthur S, et al. Hiding gender: How female composers manage gender identity[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9, 113: 20-32.
- [25] West C, Zimmerman D H. Doing gender[J]. *Gender & society*, 1987, 1(2): 125-151.
- [26] 米莉. 认同, 归属与愉悦: 代群视野下广场舞女性的自我调适与主体建构[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 (2): 62-70.
- [27] Pope S. “The Love of my Life” 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sport for female fans[J]. *Journal of Sport and Social Issues*, 2013, 37(2): 176-195.
- [28] Esmonde K, Cooky C, Andrews D L. “It’ s supposed to be about the love of the game, not the love of Aaron Rodgers’ eyes” : Challenging the exclusions of women sports fans[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15, 32(1): 22-48.
- [29] Crolley L, Long C. Sitting pretty? Women and football in Liverpool[J]. *Passing rhythms: Liverpool FC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otball*, 2001: 195-214.
- [30] Hynes D, Cook A M. Online belongings: Female fan experiences in online soccer forums[M]//*Digital Media Sport*. Routledge, 2013: 115-128.
- [31] Howard J W. Free speech and hate speech[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9, 22: 93-109.
- [32] Spertus E. Smokey: Automatic recognition of hostile messages[C]//*Aaai/iaai*. 1997: 1058-1065.
- [33] Waseem Z, Davidson T, Warmesley D, et al. Understanding abuse: A typology of abusive language detection subtasks[J]. *arXiv preprint arXiv:1705.09899*, 2017.
- [34] Razavi A H, Inkpen D, Uritsky S, et al. Offensive language detection using multi-level classification[C]//*Canadian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0: 16-27.
- [35] Xu J M, Jun K S, Zhu X, et al. Learning from bullying traces in social media[C]//*Proceedings of the 2012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Human language technologies*. 2012: 656-666.
- [36] Mantilla K. Gendertrolling: Misogyny adapts to new media[J]. *Feminist studies*, 2013, 39(2): 563-570.
- [37] 龚艳. 仇恨言论的法律规制研究[D]. 山东大学, 2011.
- [38] MacAvaney S, Yao H R, Yang E, et al. Hate speech detection: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J]. *PloS one*, 2019, 14(8): e0221152
- [39] Paz M A, Montero-Díaz J, Moreno-Delgado A. Hate speech: A systematized review[J]. *Sage Open*, 2020, 10(4)
- [40] Weston-Scheuber K. Gender and the prohibition of hate speech[J]. *QUT Law & Justice Journal*, 2012, 12(2): 132-150.
- [41] Romito P. A deafening silence: Hidd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M]. *Policy Press*, 2008:11-28
- [42] Gelber K. Speaking back: The free speech versus hate speech debate[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2:75-80
- [43] Mantilla K. Gendertrolling: Misogyny adapts to new media[J]. *Feminist studies*, 2013, 39(2): 563-570.
- [44] Fraser N.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
- existing democracy1[M]//Between borders. Routledge, 2014: 74-98.
- [45] Baym N K. Agreements and disagreements in a computer-mediated discussion[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1996, 29(4): 315-345.
- [46] 钱铭怡, 罗珊红, 张光健, 陈萍, 姚萍. 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初步调查[J]. 应用心理学, 1999(01): 14-19.
- [47] Macrae, C. N., Stangor, C., & Hewstone, M. (Eds.). Stereotypes and stereotyping[M]. Guilford Press, 1996. 42
- [48] Bem S L. 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androgyny[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74, 42(2): 155.
- [49] Sveinson K, Hoeber L, Toffoletti K. "If people are wearing pink stuff they're probably not real fans": Exploring women's perceptions of sport fan clothing[J].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9, 22(5): 736-747
- [50] Gosling V K. 18 Girls Allowe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Female Sport Fans[M]//Fando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250-260.
- [51] Pope S. The meaning of sport in the lives of 'hot' and 'cool' female fans of football and rugby union[J]. Sport and its female fans, 2012: 81-98.
- [52] Jones K W. Female Fandom: Identity, Sexism, and Men's Professional Football in England[J].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008, 25(4).
- [53] Connell R W, Messerschmidt J W.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J]. Gender & society, 2005, 19(6): 829-859.
- [54] Szymanski D M, Moffitt L B, Carr E R. Sexual objectification of women: Advances to theory and research[J].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11, 39(1): 6-38.
- [55] Pope S, Williams J. Beyond irrationality and the ultras: Some notes on female English rugby union fans and the 'feminised' sports crowd[J]. Leisure Studies, 2011, 30(3): 293-308.
- [56] 姜奇平. 互联网的女性主义特征[J]. 互联网周刊, 2012(7): 20-24.
- [57] Bagilhole B. Women in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s: Challenging men[M]. Springer, 2002. 157
- [58] 吴明霞. 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J]. 心理学动态, 2000(04): 23-28.
- [59] Lenneis V, Pfister G. Gender constructions and negotiations of female football fans. A case study in Denmark[J]. European Journal for Sport and Society, 2015, 12(2): 157-185.
- [60] Aronson E.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 current perspective[M]//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1969, 4: 1-34.
- [61] Jacobs J E, Eccles J S. The impact of mothers' gender-role stereotypic beliefs on mothers' and children's ability percep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3(6): 932.
- [62] 邢强. 性别形成和差异的社会认知理论述评[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2): 96-103.